



撒哈拉沙漠,又被稱爲“死亡之海”。進入沙漠者的命運:有去無回。1814 年,一支考古隊第一次打破了這個死亡魔咒。當時,荒漠中隨處可見逝者的骸骨,隊長總讓大家停下來,選擇高地挖坑,把骸骨掩埋起來,還用樹枝或石塊爲他們樹個簡易的墓碑。

但是沙漠中骸骨實在太多,掩埋工作佔用了大量時間。隊員們抱怨:“我們是來考古的,不是來替死人收屍的。”隊長固執地說:“每一堆白骨,都曾是我們的同行,怎能忍心讓他們曝屍荒野呢?”

一個星期後,考古隊在沙漠中發現了許多古人遺迹和足以震驚世界的文物。但當他們離開時,突然刮起風暴,幾天幾夜不見天日。接着,指南針都失靈了,考古隊完全迷失方向,食物和淡水開始匱乏,他們這才明白了爲什麼從前那些同行沒能走出來。

危難之時,隊長突然說:“不要絕望,我們來時在路上留下了路標!”他們沿着來時一路掩埋骸骨樹起的墓碑,最終走出了死亡之海。在接受記者的採訪時,考古隊的隊員們都感慨:“善良,是我們爲自己留下的路標!”

在沙漠中,是善良爲我們留下了路標,讓我們找到回家的路。在人生道路上,善良,是心靈的指南針,讓我們永遠不迷失方向。不論你傷害誰,就長遠來看,你都是傷害到你自已,或許你現在並沒有覺知,但它一定會繞回來。

凡你對別人所做的,就是對自己做,這是歷來最偉大的教誨。不管你對別人做了什麼,那個真正接收的人,不是別人,而是你自己。

2008 年上映了由他本人及父母主演的電影《郎朗的歌》。影片從郎朗開始學琴講起 — 5 歲就獲市少兒鋼琴比賽的瀋陽「音樂神童」,從北京筒子樓裡讓人嫌棄的「農民小子」,到萬人矚目的鋼琴家。

在影片《郎朗的歌》中對這段往事首次做了毫無保留地還原再現。

這段經歷:9 歲來北京考中央音樂學院的郎朗意外的遭到了鋼琴老師的當頭棒喝,每天都說你不可能成爲鋼琴家,回瀋陽算了。

一系列的挫折和求學條件的窘迫曾讓郎爸的精神陷入了一種瀕於崩潰的地步,影片中,郎爸在無法面對這一切的時候,終於對郎朗說出自己的想法:「給你三個選擇,第一是回瀋陽,第二是跳樓,第三是吃藥(自殺)」



郎朗在父親給自己的選擇時,他強烈的內心掙扎:「我當時完全盲目了,不知道該怎麼辦,當時還真想選吃藥,心想跳樓太恐怖了,就說那就吃藥吧。等到開始吃的時候,我突然意識到這是一個令我討厭的世界,但我不想吃藥,然後我就拿著藥扔向我爸,說你吃吧,我才不吃呢。然後我爸開始打我,我也頭一次反抗了我爸,然後我開始罵鋼琴罵北京,把所有不高興的事情都罵出來。」郎朗在面對如此冷酷的局面時,不由自主的流下了眼淚。

1982 年出生於遼寧省瀋陽市的滿族男孩郎朗雖然後來被捧紅,但他所受到的教育是充滿暴力的。

讓我們看看四歲學大提琴,七歲成名的馬友友的家庭教育和成長過程。馬友友的父親是傳統音樂教育家。在法國出生,美國成長的馬友友,雖然頂著國際知名音樂家的光環,卻有著非常平實的人生觀,他認爲自己首先是一個人,第二是音樂家,第三才是大提琴家。儘管在音樂上的成就已經無人能及,謙虛善良又懷有夢想的他,仍致力於替古典音樂開創一條全新的路。

父親馬孝駿是民國時期第一批去西方留學的音樂家,1936 年赴法國巴黎留學獲音樂教育學博士學位。和來自香港的國立中央大學藝術系學生凱雅文結婚。凱雅文當時在法國音樂學院及凱撒弗朗克學校學習聲樂,她的夢想是成爲一名歌唱家。

在巴黎這個充滿人文氣息的藝術之都,這兩個學習古典音樂的中國人生下了音樂神童,爲了孩子的安全和發展,他們選擇留在自由的西方世界,沒有回到內戰的中國。

在父母的薰陶下,馬友友四歲開始學大提

琴,七歲隨父母移民到美國紐約,當年成名。

1962 年新來乍到的馬友友和姐姐馬友乘與著名音樂家李奧納德·伯恩斯坦和紐約愛樂樂團在甘乃迪中心演出,一鳴驚人,台下的五千名觀眾包括甘乃迪總統和夫人,把驚呼和熱烈的掌聲毫無保留的送給這對來自東方的音樂神童。第二天,《華盛頓郵報》刊登了音樂會的好評,七歲的馬友友抱著大提琴的相片和美國第一夫人

郎朗和馬友友的成長故事對比

的相片並排登在一起。

封面故事《頂級大提琴家馬友友專訪:首先是人,第二是音樂家》的報導非常精彩。以下是摘錄片段:

問:您從小學習西方古典音樂,也學習中國音樂嗎?

答:有的,我的父親是音樂教育家,我小的時候,他教我和姐姐學習中國音樂,民歌,中國音樂是我從小接受音樂教育的一部分。

問:在中國文字裡,音樂的「樂」是「藥」的一部分,有治癒的意思,您對音樂的看法?

答:中國文化對音樂的詮釋非常的特別,反映了音樂在精神領域對人的巨大影響力,這也是我對音樂的看法。在音樂裡,聲音就是能量,能量就像接觸,我們都知道,接觸對治癒有多麼重要,即使是一個不會說話的人,你去握他的手,給他安慰,你用溫柔的聲音對他說話,你的聲音,你的接觸,會給他的生命帶來很大的影響。現在很多人都在談音樂對人的治癒作用,我想音樂不但能够帶來心靈上的安慰,還能起到治療的作用。

問:在《臥虎藏龍》的音樂裡,您的演奏表現了中國人含蓄深沉的感情,打動了很多觀眾,對於一直生活在西方世界的您,是怎樣進入中國人內心的感情世界?

答:這跟我的家庭背景有關,我的父親是一個很會講故事的人,我從小就是聽他講故事長大的:三國志、諸葛亮、曹操,多得數不完。中國古典文化和價值觀從小就根植在我的心裡,儒家的仁、義、禮、智、信、忠、孝,道家的思想,佛家的理念。所以,雖然我從沒有生活在中國人的社會裡,但是中國傳統的文化和價值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問:您也有偶像嗎?

答:我的偶像是大提琴家帕布羅·卡薩查,他說過的話:「我首先是一個人,第二是音樂家,第三是大提琴家」,這句話說得很美,我永遠都不會忘記。我非常喜歡這句話,也完全相信這句話。他在生活中也是這麼做的,也是這樣做出很多決定的。

《三聯生活週刊》刊登了專訪報導《明星郎朗》(不是鋼琴家郎朗)

郎朗接受採訪的地點在黃浦江邊外灘 5 號的高級會所,曾經苦苦奮鬥的琴童今日已經儼然一身時尚裝扮的成功人士~黑色的 Prada 鞋子, Gucci 褲子, Armani 襯衫, D&G 腰帶。

郎朗說到這種裝束時一臉自豪,像個新暴發戶。

記者問:「現在,你會覺得小時候辛苦練琴

一、馬克思的女兒燕妮,問歷史學家維特克:“您能用最簡明的語言,把人類歷史濃縮在一本小冊子里嗎?”維特克說:“不必,只要四句德國諺語就夠了。”

①上天讓誰滅亡,總是先讓他膨脹。

②時間是篩子,最終會淘去一切沉渣。

③蜜蜂盜花,結果卻使花開茂盛。

④暗透了,更能看得見星光。

二、一士兵遭到敵軍突襲後逃到了山洞。敵軍在身後緊追,他躲在洞中祈禱不被敵人發現。突然胳膊被狠狠地蟄了一下,原來是只蜘蛛,他剛要捏死,突然心生憐憫,就放了它。不料蜘蛛爬到洞口織了一張新網,敵軍追到山洞見到完好的蜘蛛網,猜想洞中無人就走了。

啓示:很多時候,幫助別人同時也是在幫助自己。

三、父親送了塊錶,他抱怨着翻騰着四處尋找,可半天也找不到。等他出去了,兒子悄悄進屋,不一會找到了表。父親問:怎么找到的?兒子說:我就安靜的坐着,一會就能聽到滴答滴答的聲音,表就找到了。

啓示:我們越是焦躁的尋找,越找不到自己想要的,只有平靜下來,才能聽到內心的聲音。

四、一個行者問老和尚:“您得道前,做什么?”老和尚:“砍柴擔水做飯。”行者問:“那得道後呢?”老和尚:“砍柴擔水做飯。”行者又問:“那何謂得道?”老和尚:“得道前,砍柴時惦记着挑水,挑水時惦记着做飯;得道後,砍柴即砍柴,擔水即擔水,做飯即做飯。”

啓示:大道至簡,平常心是道。

五、抱着你自己 10 公斤重的孩子,你不覺得累,是因為你喜歡;抱着 10 公斤重的石頭,你堅持不了多久。

啓示:當一個人不喜歡做某件事,就算他才華橫溢,也無法發揮;當一個人喜歡上了某件事,他發揮出來的能力會讓你大吃一驚。所以,一個人沒有成績,不一定是他沒有能力,很可能是因爲不喜歡。

六、二戰時,一猶太家庭遭到迫害,大兒子和小兒子分別去尋求幫助。大兒子去找曾經幫助過自己的人,小兒子去找自己曾幫助過的人。結果卻是大兒子獲救,小兒子被出賣。

啓示:愛你的人會一直願意爲你付出,你愛的人卻不一定願意爲你付出。在現實中,真正對你忠誠的都是曾經給過你恩惠的人、愛你的人。

物有所值吧?」

聽到這樣的問題,郎朗右手握拳,在空中用力一揮:「值!太值了!下輩子還選鋼琴!」邀請郎朗代言的「雅培奶粉」的商家代表問在場人的意見:「你們覺得郎朗、張學友誰更能吸引客戶?」「當然是郎朗!誰家父母不想把孩子培養成郎朗啊?」在場的入幾乎是異口同聲。

商家滿意的領首,爲了請來這位代言人,他

們付出的薪酬不下七位數。

這只不過是郎朗令人眼花繚亂的代言中的一個。

郎朗每年的演出達到 150 場之多,代言的品牌也越來越出人意料:勞力士和奧迪,松下電器,飛利浦電器、雅培奶粉、招商銀行,此外施坦威鋼琴還推出了「郎朗鋼琴」。從手錶到汽車,從奶粉到信用卡,從電器到鋼琴,郎朗代言的產品中,奢侈品和消費品,就差婦女衛生巾外,無一不包。

我小時候,父親是老闆;現在,我是老闆!在外灘 5 號的高級會所,當著母親的面,郎朗這樣狂傲的說。

記者問:郎朗,據說你的雙手都上了保險?

郎朗:不光雙手,我全身都有保險。因為彈鋼琴不光雙手,脖子啊,全身都可能損傷,保險額度大概幾千萬美元吧。

問:你代言的品牌很難,從手錶到汽車,從奶粉到信用卡,你覺得它們之間有聯繫麼?和你鋼琴家的形象有聯繫麼?

郎朗:我覺得都是有內在聯繫的。比如說奶粉,爲的是小孩子的健康,而我本來就是聯合國健康兒童大使。再比如招商銀行和奧迪車等,高尚藝術和奢侈品之間本來就是有聯繫的。我們今天已經進入了商業時代,所以我們要爲這個商業時代做出貢獻。

這段話倒讓人感覺頭髮高高豎起的郎朗是個成功的年輕商人,而不是個古典音樂家。

問:可是你一年 150 場演出,這麼多代言,你什麼時候練琴呢?

郎朗令人吃驚的說:音樂會兩個小時,就證明,我每兩天半肯定有兩個小時彈琴。之前排練再兩個小時,那就是說兩天半有 4 個小時,再加上我自己的時間等等,這樣每天平均兩個多小時。我希望會多半個小時,但是也不希望太多。

音樂會就是練琴?郎朗把音樂會的觀眾當成什麼了?!真能忽悠。

問:你覺得這個時間對你繼續進步,挑戰更高難度夠麼?

郎朗的回答又雷死人:我已經在 15 歲之前,把高難度的曲子都練了,我說的是技術上的東西。更高的是深度的東西,深度的東西主要靠自己想。

深度的東西主要靠自己想?!

七、烏鴉往東飛,遇到鴿子。都停在一顆樹上休息,鴿子見烏鴉飛得很辛苦,關心地問:您要去哪里?烏鴉忿忿答:其實我不想離開,可是這個地方的居民都嫌棄我的叫聲不好。鴿子好心地說:別費力瞭,如果你改變不了你的聲音,飛到哪都不會受歡迎的。

啓示:做事也是如此,改目標,不如改方式,改環境,不如改自己。

八、一頭驢子不慎掉進了枯井,衆人設法救它,都沒有成功,就決定埋了它。驢子悲聲鳴叫,可當泥土落下的時候,它卻出乎意料地安靜了。它努力抖落背上的泥土,把它們踩在腳下,讓自己登高一點。就這樣,它隨着泥土的抖落不斷登高,最後竟在衆人的驚奇聲中走出了枯井。

啓示:關鍵時刻能救你的,只有你自己。

九、師父問:如果你要燒壺開水,生火到一半時發現柴不夠,你該怎麼辦?有的弟子說趕快去找,有的說去借,有的說去買。師父說:爲什麼不把壺里的水倒掉一些呢?

啓示:世事總不能萬般如意,有捨才有得。愛出者愛返,福往者福來。隨喜轉載,功德無量。

生活的啓示



問: 那你不覺得你的商業演出場次安排得太多了些麼?觀眾是花了高票價的,他們希望聽到高水準的音樂。

郎朗:人付出了代價,爲什麼不掙錢?商業是必然的過程。

問:你去年接了兩部電影的作曲任務,是否能說明你有向創作方向發展的想法呢?

郎朗:我希望能拿到奧斯卡。我覺得能在奧斯卡頒獎禮上演奏是很重要的,作爲娛樂界,那已經到頭了。這種榮譽意味著,不光在藝術上得到承認,還在人民心中得到了承認。

郎朗把自己歸類於「娛樂界」,所以《三聯生活週刊》專訪題目不是「鋼琴家」郎朗,而是「明星」郎朗,希望不是马戏团的「明星」,看來這是對的。

問:你不會覺得奧斯卡這個目標對一個真正的鋼琴藝術家來說有點「低」麼?

郎朗:我不希望被限制在古典圈裡。電影音樂或者說奧斯卡這種盛事,或許不能說更高,但我覺得這是另外一種通道。

《城市晚報》有一個報導「皇家女才配得上我兒子」 報導說,對於兒子的未來伴侶,朗

爸笑著說:「有一次和他開玩笑討論了一下。找有權有勢的吧,有下臺的時候;找有錢的,郎朗的錢夠花,吃穿不愁,而且我們是藝術家,注重精神上的享受;找皇家的還不錯,我們和查理王子的關係特好,可他沒女兒……。」

郎朗和馬友友的故事還很多,這裡只是簡述了兩個受過不同教育的父親,教育出兩個完全不同的名人兒子,這兩位世界名人的影響力又潛移默化的影響著年輕一代。

馬友友出生在法國巴黎,並在美國長大。他沒有因爲生活在海外而與中華民族傳統脫節,恰恰相反,他是從小就聽著音樂教育家父親講那些膾炙人口的中國古代故事長大的,因此中國價值觀從小就根植在馬友友的心中。被中國古老傳統文化鍛造的馬友友謙虛而善良。再來看看培養郎朗的星爸郎國任,「生在紅旗下長在紅旗下」的郎爸是在鬥爭哲學和暴力薰陶中走過來的一代人,他在兒子 9 歲時就逼其選擇不成功便去死,成名的郎朗對記者說「我小時候,他是老闆;現在,我是老闆!」郎國任確實在兒子面前再也抖不起威風來,郎爸的教育是:誰最有錢有勢有名,一切都唯利是圖,誰就是老大。

郎朗和馬友友的成長故事證明了不同的藤結不同的瓜,而不同的瓜產生於不同的世界。

[編後語]本報曾經採訪朗朗三次,感覺他本人和文章所描寫並不盡相同。人在成長中變化,做人做商人做藝人,重要是誠信,朗朗能賺錢是因爲社會的需求,名牌的衣服就是讓人穿的,朗朗今天演出是你想看到,點亮一個明星不容易,就如同一顆大樹可以製作成上億的火柴,一根火柴可以燃燒一偏森林。刊登本文是想讓讀者知道,對孩子不同的教育方法,都有成功的範例。